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三十六　　元　王天與　撰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漢孔氏曰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言之○漢孔氏曰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唐孔氏曰在豐者豐鎬相近豐有文王廟故事就豐宣之故也○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周官

周官

漢孔氏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洛誥周公還政之書無逸立政周公

教戒之書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合數篇以觀可以見成王之本質可以見其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之功著矣○唐孔氏曰周官上誥于下誥體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蔡氏曰此書之本序○漢孔氏曰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唐孔氏曰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舉近以言之也○漢孔氏曰四面征討諸侯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葛氏曰弗庭者弗來賓服于王庭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大言之耳○漢孔氏曰六服諸侯奉承周德還歸于

豐督正治理職司之百官唐孔氏曰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鎭蕃三服在九州之外夷狄之地王者于夷狄羈縻而已不同于華夏宗周說見召誥○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材所能運轉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昔也成王不出闈闥之孱王耳今也撫萬邦云云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随其運轉歸于宗周云云訓督裁正品式備具萬世皆入其維持是其進不可以階級數其大不可以尺度量也陳氏曰史言歸于宗周是歸鎬京而董正之也序云還歸在豐作周官是發冊以告之之時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

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
厥官

吕氏曰此成王首言法古訓官之意○漢孔氏曰言
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患預
防之唐孔氏曰治謂政教邦謂國家治有失則亂邦
不安則危制其治于未亂之前安其國于未危之始
標此二句于前以示立官之意○漢孔氏曰堯舜考
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
之長上下相維外內咸治百揆四岳州牧說見舜典
陳氏曰上古樸略雖以鳥火雲龍紀官其制未備唐
虞時事漸詳故考古參今立官至于百吕氏曰百揆
無所不總也四岳無總方岳也州牧各總其州也侯
伯次州牧而總諸侯也○漢孔氏曰故衆政惟和萬
國皆安夏氏曰庶政和則其政不亂萬國寧則其邦

不危此繳前二句○漢孔氏曰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張氏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之若多于古而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為八政至周合為六典大綱皆出于一所增特其屬耳蘇氏曰火化之始燔黍捭豚以為靡矣至周而醯醢之屬百二十甕棟宇之始茅茨采椽以為泰矣至周而九尺之筵山節藻棁聖人隨時而為之節文豈得已哉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少而今多聖人非有意于其間勢則然也呂氏曰百焉而治倍焉而亦治則夏商之于唐虞不矜于同而矜于治也○漢孔氏曰言聖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漢孔氏曰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蔡氏曰逮及也祗勤于德常若有所不及然○漢孔氏曰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訓蹈其所建官而則之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之李氏曰成王自知其不及故訓迪

其官所以助其不及陳氏曰史言董正治官紀實也王言訓迪厥官婉辭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新安王氏曰自此至大明黜陟言建官之制○漢孔氏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張氏曰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謹其身而輔翼之使歸諸道也賈誼云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此師傅保之義程子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後世作事無法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

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呂氏曰三公所論之道道即以經邦理陰陽者也經者經綸之謂也變理者調和之謂也經綸之用藏于無迹和調之妙聞不容聲亦何待于論乎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與此○漢孔氏曰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陳氏曰書稱名公為保周公為師是有二公則為之師保也無其人則雖傅亦無聞焉其後周公既沒則以名公為保而師亦無聞焉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漢孔氏曰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陳氏曰少對太而言益其次也猶周禮言大宰小宰蔡氏曰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漢孔氏曰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以輔我一人之治王氏曰貳副也呂氏曰弼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于孤言之公反不與何耶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若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朱子曰三公三孤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佐天子而已又曰三公三少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任也後世官制益紊遂以三公三少為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蔡氏曰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窮者也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云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于前孤弼于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

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祲之源而無所治者也總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漢孔氏曰天官卿稱太宰主國政治統理百官均平四海之内邦國冢宰說見伊訓林氏曰掌猶主也古人各即一事名官獨冢宰無所不統故不以一事名而曰邦治呂氏曰冢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宰相之職也百官異職管攝之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得其平是之謂均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調劑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易簡之理相業無餘緼矣○漢孔氏曰地官卿司徒主國教

化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衆民使小大協睦五典說見舜典陳氏曰司徒掌養民教民之事今獨言教取其重者言之猶宗伯掌禮樂而獨言掌邦禮也唐孔氏曰舜典云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鄭云有虞氏五而周十有二然則十有二細分五教爲之陳氏曰舜典言敬敷五教在寬言施教在于寬以施教之術而言也此言擾兆民言施教以馴擾其民以施教之效而言也○漢孔氏曰春官卿宗廟官長主國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唐孔氏曰宗伯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又主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吉禮之别十有二凶禮之别有五賓禮之别有八軍禮之别有五嘉禮之别有六總有三十六禮皆在宗伯職掌之文吕氏曰成周合禮樂于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于其間也後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期會簿書之末至于祀典尤爲不經所謂治神

者謏不知為何語矣○漢孔氏曰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呂氏曰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矣王者之兵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貪忿而誇功也六師說見肩征○漢孔氏曰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唐孔氏曰周禮云掌邦刑此云掌邦禁者避下刑暴亂之文陳氏曰設刑以禁人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故曰邦禁姦詐慝惡乃暴亂之本以其隱而難知故言詰謂窮詰其情也暴虐為亂乃姦慝之著以其已見所犯故言刑謂加刑也要之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漢孔氏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民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唐孔氏曰周禮冬官亡小宰職云冬官掌邦事禮

記王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足
明冬官有空土居民之事周禮云事此云土者為下
有居四民故曰土以居民為急故也齊語云管仲制
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也呂氏曰地利
者陂澤之灌溉土壤之膏腴皆是也不曰興地利而
曰時地利者江河之移徙固有昔瘠而今沃者矣陵
谷之變遷固有昔下而今高者矣隨時而權其廢興
然後地利可盡○漢孔氏曰六卿各率其屬官大夫
士治其所分之職以倡導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
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林氏曰六卿屬官各六十
共三百六十吕氏曰六卿率其屬以倡九州之牧自
内以達之外九牧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
外而受之于内内倡外應阜成兆民此成周治天下
之體統○又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
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綱
中也乾坤之于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

列于六職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漢孔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唐孔氏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財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葢以要服路遠外逼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數也○漢孔氏曰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唐孔氏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

殷國○漢孔氏曰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黜陟說見舜典○呂氏曰是制也嘗一見于虞書後千餘年始復出于此于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輿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而行典禮皆可得而推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

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陳氏曰此方詳言訓迪之意○漢孔氏曰嘆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呂氏曰有官君子合尊卑大小同訓之也令之大者固出于君而百司庶府自下教條于其屬亦莫非令也蘇氏曰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于不反也然數出數反則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教以謹令非教以遂非也○漢孔氏曰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其民信歸之程子曰公則一致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呂氏曰不曰至公無私而曰以公滅私蓋私乃古今在官者之膏病故成王示

之消長之理使知用力也○漢孔氏曰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乃不迷錯呂氏曰淵源必考其自來軌轍必觀其已試三代君臣相與建事一以稽古爲本至荀卿始開法後王之論李斯得之蕩滅古學令吏以法令爲師卒以亡秦然則三代所以嚴守古學者是誠有意也議事以制制即所學之成法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于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並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于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于此哉○漢孔氏曰其汝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師法陳氏曰典常者理

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變者也○應氏曰自欽乃攸司而下謂當嚴謹于居官之際也自學古入官而下謂當講貫于入官之初也議事以制即用其學之所得者為議論典常作師即守其理之所存者為矜式以其斷決而不可犯曰制以其一定而不可易曰典常不可析為二也或以制為古典為今或以制為今典為古說雖不同俱非本旨○漢孔氏曰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呂氏曰自古變亂祖宗之法度未有不始于利口之人○漢孔氏曰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呂氏曰有疑即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卻謀之所以不成也怠則失于不及忽則失于太過或過或不及荒于政則均也學者應事以理不學者應事以才力學者以理應事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于理不通懵然面牆遇事之至始以一二才力營之未至什伯已不勝其煩矣○漢孔氏曰此戒凡有

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呂氏曰人之居官患在因循苟且趣過目前不以功業自期故更端而警之欲其注于心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所謂功業者非欲經營分外而求新奇也凡一官一職莫不有無窮之事業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朱子曰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漢孔氏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驕侈以行已所以速亡陳氏曰驕矜肆也侈奢泰也○漢孔氏曰言當恭儉惟以立德無行姦偽陳氏曰載猶載物之載○漢孔氏曰為德直道而行于心逸豫而名日美為偽飾巧百端于心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呂氏曰居移氣養移體位祿之移人入于驕侈而不自知處此而欲恭儉非聲音笑貌所能為也必實有

是德不容毫髮之偽于其間然後可也因是而推言實偽之辨從事于實則心廣體胖日以休泰從事于偽雖殫其智慮左蔽右隱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日彰其拙矣天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偽此兩塗凡人皆當知所擇在官守者尤當知之也怵于權利懷詐行詐以覆邦家其害為尤甚成王別白示之其賜後世深矣○漢孔氏曰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呂氏曰後世之患失者與思危若相似然思危者以寵為憂患失者以寵為樂所存大不同也張氏曰居寵思危則其視爵位無非可畏者不畏則禍不旋踵霍光梁冀是也○漢孔氏曰賢能相讓俊乂在官所以和諧厖亂也呂氏曰人情相下然後能相入後世聚訟紛爭人各有心東曹所與西或奪之左臺所建右或毀之政事厖雜莫知適從正坐不相下故耳○漢孔氏曰所舉能修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亦

惟汝之不勝其任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于義則莫不出于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于利則莫不出于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蓋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呂氏曰成王訓戒既終復總告之○漢孔氏曰嘆而勑之公卿以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政呂氏曰即始所謂欽乃攸司也○漢孔氏曰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德葉氏曰始言阜成兆民終言永康兆民終始之辭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漢孔氏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蘇氏曰東夷淮夷也在周為東唐孔氏曰東北遠夷有名肅慎氏者○漢孔氏曰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之為命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漢孔氏曰致政老歸唐孔氏曰成王封伯禽于魯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公羊氏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漢孔氏曰已所營作示終始念之○漢孔氏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唐

孔氏曰帝王世紀云文武葬于畢○漢孔氏曰周公從奄君于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并及奄君已定亳姑言所遷之功成亡○吕氏曰周公老于豐蓋成王拳拳不可一日遠周公故不容之魯觀洛誥所以反覆挽留者可見矣公羊之云蓋以利害言不足與論三代君臣之際也將沒而欲葬成周蓋宗臣垂死憂國之心以邦之安危惟茲殷士致其不忘之意耳以葬警成王而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葬畢者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亳姑之義不可知先儒謂併告遷奄亦或然也

尚書纂傳卷三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陳燦

尚書纂傳卷三十七

元　王天與　撰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漢孔氏曰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監之鄭元云君陳蓋周公子未必然矣李氏曰君陳亦猶稱君奭君牙薬氏曰分正猶分陜之分分東郊而使之正也呂氏曰成周乃東郊之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王城非天子時會諸侯則虛之下都則保釐大臣所居治事之地君陳畢公尹殷民

蓋在下都之地命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君陳

君陳

漢孔氏曰作書命之臣名也因以名篇唐孔氏曰君陳亦命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陳氏曰此章總言德政乃一篇之綱領○漢孔氏曰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呂氏曰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也

按令德莫大於孝恭則自孝中出如責難於君謂之恭曾子謂事君不忠非孝則指此恭為事君之

恭亦可如與人恭而有禮曾子謂交友不信非孝則指此恭爲與人之恭亦可隨孝心發見處爲恭

孝恭雖將並言其實孝字意重

○漢孔氏曰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

眞氏曰天下萬善同出一源愛敬之心隨遇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兄弟則曰友非二道也蓋孝者之心慈祥惻怛推之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抑又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昧焉者將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微且不敢忽況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況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呂氏曰惟孝友于兄弟自父母而達之兄弟也克施有政自家而達之官也○漢孔氏曰正此東郊監殷頑民教訓之王氏曰尹即所謂分正也呂氏曰東郊何地也周公之居也今焉命汝臨長之如之何其不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兹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

王氏曰此章教君陳法周公修德○漢孔氏曰言周公師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蔡氏曰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漢孔氏曰今往汝其業當慎汝所主此循其常法而教訓之勉明周公之教惟民其治吕氏曰民方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周公則觀聽疑駭怨謗交作民不可

得而治矣惟發明周公之訓示之自翕然順聽○漢孔氏曰所聞上古聖賢之言致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呂氏曰成王旣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物之精粗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漢孔氏曰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惟當日孜孜勤行之無敢自寬暇逸豫呂氏曰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形驅而勢廹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常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篤敬之功孰能與于斯○漢孔氏曰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

不能得見已見聖道亦不能用之所以無成汝戒勿為凡人之行蔡氏曰君陳實親見周公故特申戒此

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王氏曰此章教君陳以為政○漢孔氏曰民從上教而變猶草應風而偃不可不慎○漢孔氏曰謀其政無有不先慮其難有所廢有所起出納之事當用汝衆言度之衆言同則陳而布之禁其專呂氏曰廢興非謂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衡以求其當而已當出入反覆與衆共度之應氏曰出上

之意以達之於下入下之言以達之於上而與衆反覆籌度之也蔡氏曰衆言旣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漢孔氏曰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内汝乃順行之於外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蔡氏曰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重者言之呂氏曰此成王舉君陳前日已然之善而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言矣眞氏曰善則稱君乃人臣之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告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後世法呂氏之云乃回護之辭○漢孔氏曰嘆而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王氏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

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此章告以政之節目○漢孔氏曰汝為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蔡氏曰此篇言周公之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若陳何有倚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

意也非公理也○漢孔氏曰寬不失制動不失和德
教之治鄭氏曰從容者和緩之意吕氏曰方和中時
大體固當寬苟無制焉則流蕩放佚乖爭陵犯之所
由起矣循擾調娛于品節之間游息化養於範圍之
内斯其所以和也○漢孔氏曰殷人有罪在刑法者
我曰刑之汝勿刑我曰赦宥汝勿宥惟其當以中正
平理斷之○漢孔氏曰有不順于汝政不變于汝教
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蔡氏曰此終上之辟○
漢孔氏曰習于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
之教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絶惡源蔡氏曰犯此三
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之宥
○漢孔氏曰人有頑嚚不喻汝當訓之無忿疾之
使人當器之無責備于一夫鄭氏曰忿怒也○漢孔
氏曰為人君長必有所含忍其乃有所成有所包容
德乃為大欲其忍恥藏垢蘇氏曰有殘忍之忍有容
忍之忍春秋傳謂州吁阻兵而安忍殘忍之忍也孔

子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容忍之忍也此言必有忍正孔子所戒小不忍亂大謀者林氏曰強恕而行者忍也人與己猶二也一視同仁者容也已與物渾渾乎為一矣陳氏曰此即無忿疾于頑之意○漢孔氏曰簡別其德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勸能惡以阻否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其有不良者使為善陳氏曰修謂方修于善良謂已進于善陳氏曰此即無求備于一夫之意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王氏曰末章又歸于修德○漢孔氏曰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物有遷變之道故必慎所以

示之呂氏曰商民所以澆薄者以居沈湎暴虐之地而爲物所遷耳其性之厚自若也荀卿生戰國見其俗薄而遂出性惡之論其亦異於成王之觀矣○漢孔氏曰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故人主不可不慎其所好蔡氏曰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漢孔氏曰汝治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變化其政教則信升于大道蔡氏曰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呂氏曰東郊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漢孔氏曰則惟我一人亦當受其多福其汝之美名亦終見稱誦于長世張氏曰人君不言福風俗醇厚即人君之福其曰終有辭以見成王之期君陳遠矣

尚書纂傳卷三十七

尚書纂傳卷三十八

元 王天與 撰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漢孔氏曰二公為二伯中分天下而治之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廣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為知人抑不知大臣者非可以寄安危而屬存亡不在此位召畢内總衆職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没則託孤所稱受遺蓋一職也武帝垂没始拔一人而用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其亡具甚矣○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顧命

顧命

漢孔氏曰臨終之命曰顧命唐孔氏曰鄭元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呂氏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成王獨有之始終授受因有常典成王之初三監幾搖王室故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唐孔氏敘並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唐孔氏曰於

哉生魄下始言王不懌者甲子是發命之日為洮頮張本耳林氏曰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崩曰陟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漢孔氏曰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冠冕加朝服憑玉几以出命唐孔氏曰洮為盥手頮是洗面言水謂洮盥但用水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面設左右玉几王見羣臣當憑玉几以出命唐陸氏曰憑說文作凭依也鄭氏曰几案屬呂氏曰成王去崩纔一日猶盥洗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奥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猶炯然也惟善治氣者歷疾病而不惰惟善養心者臨死生而不昏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陳氏曰此天子疾時見羣臣也君問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此人臣疾時見人君也莫困於疾而法禮之嚴不以疾廢故不可以冕服而猶被之冕服不可以朝紳而猶加之以朝紳也古

之人勉強於禮葢如此耳○漢孔氏曰周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唐孔氏曰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衛侯康叔林氏曰周家命官之意見於此者有四以六卿兼三公之事諸侯入為公卿公卿多同姓之邦三公六卿各以職任為尊卑不以爵秩為高下陳氏曰序止言命召公畢公葢序舉其要經備其詳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

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自嘆其疾大進篤惟危殆吕氏曰統言曰疾甚言曰病蘇氏曰漸進也幾危也○漢孔氏曰病日至言困甚已久留言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鄭氏曰臻至彌甚留久也林氏曰恐不得誓言繼嗣之事吕氏曰誓言則發之力審訓命則思之熟不易其言欲羣臣不茍於聽也○漢孔氏曰言昔先君文武布其重光累聖之德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文

武定命陳敎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道殷爲周成其大命呂氏曰堯舜君臣而並故謂之重華文武父子而處故謂之重光自古聖聖相繼惟此兩時爲然奠麗者定民之所附麗如居之麗於棟宇食之麗於畎畝之類蓋言養之也陳敎則敎之也肆者敎養之事必先肆習肆習之久事理貫徹舉無所違然後能推而達之代殷而集大命也眞氏曰奠麗與多方開于民之麗必同一意但此無民字陳氏曰肆習也○漢孔氏曰在文武後之侗稚成王自斥敬迎天之威命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呂氏曰此成王自叙乎日用力之實也敬迓者凛然如在其上敬以承之而非心之有所將迎也天威者理也文武大訓述此理者也嗣守言操存之功也敬則不昏昏則不逾矣少昏即逾君子所以每用敬也○漢孔氏曰今天下疾我身甚危殆不起不悟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鄭氏曰殆危悟覺也呂氏曰弗興弗悟血氣之病耳

若志氣則無敢昬逾者初未嘗病也○漢孔氏曰用奉我言敬安太子釗釗康王名大度於艱難蔡氏曰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漢孔氏曰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小大衆國呂氏曰合遠邇小大而言之者周徧不遺乃所謂君道也○漢孔氏曰羣臣皆宜思夫人自治正於威儀汝無以釗冒進于非危之事呂氏曰斯言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死始發其秘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威儀容貌辭氣之際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蹤輕縱緩或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其天秩本何亂哉威儀失則豈特形于事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有間已冒進于非之幾矣誥戒之嚴密見其觀之遠而察之精也用力于聖學者可不事斯語乎蔡氏曰冒貢進也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孔子

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呂氏曰正死生之變而審安危之幾於此章見之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此羣臣已受顧命各還本位○漢孔氏曰綴衣幄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王寢于北牖下東首反初生唐孔氏曰綴衣者連綴衣物出之於庭則是從内而出下文狄設黼扆綴衣則綴衣是黼扆之類黼扆是王坐立之處綴衣是施張于王坐之上幄帳也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元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王在幕居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爲之幄帳是黼扆之上所張之物此言出綴衣于庭則亦併出黼扆王

發顧命在此黼扆幄帳之坐命訖乃復反於寢處以王病重不復能臨此坐故徹出於庭欲為死備也喪大記云疾病君大夫徹懸士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廢牀林氏曰庭路寢之庭呂氏曰所謂疾病內外皆掃蓋靜以俟終順之至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漢孔氏曰於其明日王崩邵子皇極經世紀成王丙戌即位至三十七年壬戌崩○漢孔氏曰冢宰攝政故命二臣桓毛名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

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役為天子虎賁氏唐孔氏曰桓毛二人必是武臣宿衛唐陸氏曰役齊侯名太公子林氏曰召公即以王崩之日命二臣于呂伋之處取二干戈持之統率虎賁百人陳氏曰干戈之器虎賁之士皆掌于齊侯有事則于之而取薛氏曰節服氏郊祀二人執戈逆尸禮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漢孔氏曰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為天下宗主蘇氏曰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廬於翼室○唐趙氏曰公薨必于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危疑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徹于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故宗嗣素定之兵權散主之閫門嚴飭之小人女子不尸重任賢良受託則足交輔則篡弒之禍曷由而至哉呂氏曰成王羣政統六師者則畢公典宿衛者則太公之子兵柄所屬亦不輕矣國有大喪呼吸安危微宿衛以逆嗣君事莫重焉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衛戚

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折衝消萌之意深矣桓毛非不可獨任也將立君之命並遣而往所以爲萬世慮也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延入翼室爲居憂之宗示天下不可無統也唐穆敬以降閽寺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豫備也

丁卯命作冊度

漢孔氏曰三日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王氏曰喪禮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丁卯大斂後也林氏曰此亦太保之命唐孔氏曰將崩雖口有遺命未作冊書故以此日作之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下云皇后憑玉几宣成王言是冊書也將受命時升階即位及傳命以後康王荅命受同祭享皆是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漢孔氏曰邦伯爲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酉召公命士致材木須待以供喪用唐孔氏曰於丁卯七日癸酉則王乙丑崩於今已九日矣鄭元云癸酉蓋大殯之明日也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爲八日故癸酉爲殯之明日陳氏曰以其爲三公故稱太保以其爲西伯故稱伯以其爲冢宰故稱相呂氏曰自成王既崩之後訖康王受冊之前命皆出于召公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薛氏曰士山虞匠人之屬須取也唐孔氏曰材謂槨與明器應氏曰材者五材之用皆所以備喪紀之須不求於木

狄設黼扆綴衣

漢孔氏曰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唐孔氏曰禮記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復䰟之禮云狄人設階是喪事使狄狄設亦是伯相命狄使設之不言命者上云命士此蒙命文設四坐及陳寶玉兵器與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所命之人從上省文也釋宫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李廵云牖之東戶之西爲扆郭璞云牕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郭璞又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于扆地因名爲扆考工記云畫繢之事白與黑謂之黼是用白黑畫屏風置之于扆地故名此物爲黼扆也經于四坐之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坐皆設之綴衣說見上文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漢孔氏曰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

之坐唐孔氏曰牖謂牕也間者牕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享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即此坐也彼言扆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坐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註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註此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釋器云緣謂之純黼純蓋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註周禮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彩也以絳帛為質其

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爲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鄭元云華玉五色玉也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有仍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也

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

漢孔氏曰東西廂謂之序厎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唐孔氏曰孫炎云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内外也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間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禮註謂蒲蒲席爲蒻苹史游急就篇云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厎席青蒲席也鄭玄云箴纖致席也謂此厎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謂貝甲以黃爲質白爲文彩名

餘蚳貝甲以白爲質黄爲文采名餘泉文

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漢孔氏曰豐莞彩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坐唐孔氏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謂今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又云䓣鼠莞樊光謂詩云下莞上簟郭璞謂似莞而纖細今蜀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爲緣鄭玄云似雲氣畫之爲緣唐孔氏曰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享與燕禮同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漢孔氏曰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唐孔氏曰天子之室有左右

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前故係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云竹初萌生謂之筍是取筍竹之皮以爲席也紛則組之小別鄭玄周禮註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於此註云以玄組爲之緣周禮太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天子與親屬私宴骨肉情親不事華麗也

○總說以上四坐意○吕氏曰四坐者平居隨事而設至傳顧命則並陳之徧象其平生之居處也蘇氏曰將傳先王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並設平生之坐

越玉五重陳寶

漢孔氏曰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唐孔氏曰此經爲下總目下復別言之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漢孔氏曰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圭爲二重唐孔氏曰鄭云赤刀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不知其言何所出陳氏曰孔叢子言昆吾之劍鍊鋼赤刃豈寶刀固赤歟孔氏書序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至于夏商周之書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大訓蓋歷代帝王之書唐孔氏曰大璧琬琰爲二重則琬琰共爲一重周禮典瑞云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則琬琰别玉而共爲重者蓋以形質同故不别爲重也西序說見上文

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漢孔氏曰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八卦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

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唐孔氏曰王肅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天球玉磬也鄭玄云大玉華山之球也夷玉東方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貢之王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未知然否三玉爲三重與上共爲五重也河圖說見洪範東序說見上文○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琬琰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天球而河圖參之則所寳者斷可識矣四海之巨麗千載之典刑皆聚見於此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

漢孔氏曰胤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坐東唐孔氏曰胤是前代之國舞衣至今猶在故寶之不知舞者之衣是何衣也大貝必大於餘貝伏生書傳云散宜生

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釋樂云大鼓謂之鼖此鼓必有所異西序即是西夾西夾之前已有南嚮坐矣西序所陳之寶近在此坐之西此在西房者在西夾坐東也

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漢孔氏曰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唐孔氏曰垂之竹矢舜時之物兌和之作則不知寶來何時也東夾室無坐故直陳于夾室之前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

漢孔氏曰大輅玉綴輅金面前皆南嚮唐孔氏曰大輅輅之最大玉輅也綴輅係綴于下是玉輅之次金輅也呂氏曰西階曰賓階東階曰阼階唐孔氏曰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面謂轅向南也地道尊右故玉

輅在西金輅在東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漢孔氏曰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左右塾前北面唐孔氏曰此經四輅兩兩相配上言大輅綴輅此言先輅次輅二者各自以前文為文五輅金即次象先輅象也木輅在象輅之下次輅木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云夾門堂也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皆北面也左塾謂門內之西右塾謂門內之東顧氏云先輅在左塾之前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在寢門內之東對金輅

○總說以上四輅意○唐孔氏曰周禮巾車掌王之之五輅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此四輅必是周禮

五輅之四禮五輅而此四輅于五之内必將少一葢以華輅是兵戎之用于此不必陳之馬融王肅皆云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陳之鄭元以綴次是從後之言二者皆爲副貳之車大輅是玉輅先輅是金輅也綴輅是王輅之貳次輅是金輅之貳不陳象輅革輅木輅者主于朝祀而已未知孔鄭誰得經旨周禮典路云若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常禮也

○總說狄設黼扆至此○漢孔氏曰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蔡氏曰寶玉器物之陳非徒爲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云宗器于祭陳之示能守也于顧命陳之示能傳也呂氏曰此非獨盛彌文而章備物天位峻極㷂坐靚深寶鎮粹華東輅峙列入其庭皆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

漢孔氏曰士衛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唐孔氏曰鄭玄云赤黑曰雀言如雀頭色也雀弁同如冕黑色但無藻耳阮諶三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異於祭服鄭玄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在門者兩守門兩廂各一人故二人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

漢孔氏曰綦文鹿子皮弁亦士堂廉曰阼士所立處唐孔氏曰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各以意言無正文也在階者兩廂各二人故四人禮記明堂位三公在中階之前考工記夏后氏之室九階鄭玄云南面三三面各二鄭玄又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與路寢南面亦當有三階矣此惟四人夾兩階

不守中階路寢制如明堂惟鄭元說耳路寢三階否書亦未有明文縱有中階中階無人升降不須以兵衛之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漢孔氏曰冕皆大夫也劉鉞屬立于東西廂之前堂唐孔氏曰鄭玄云劉蓋今鑱斧鉞大斧鄭玄又云序內半以前曰堂謂序內簷下自室壁至于堂廉中半以前總名為堂此立于東堂西堂者當在東西廂近階而立以備升階之人也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

漢孔氏曰戣瞿皆戟屬立于東西下之階上唐孔氏曰鄭玄云戣瞿蓋今三鋒矛釋詁云疆界邊衛圉垂

也則垂是遠外之名堂上而言東垂西垂蓋在堂上之遠地序外東廂西廂必有階上堂此立于東西堂之階上也

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漢孔氏曰鋭矛屬也側階北下立階上陳氏曰玉篇云鋭戈杸切鉆也徒會切矛也説文云鋭庚淮切侍臣所執周書云一人冕執鋭如此則鋭當作鋭唐孔氏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也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此惟堂北一階而已耳側猶侍也

○總説以上七節意○唐孔氏曰禮大夫服冕士服弁立堂下服雀弁綦弁者皆士也以其去殯遠故使士爲之在堂上服冕者皆大夫也以其去殯近皆使大夫爲之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内而敘之也次東

西垂次側階又從近嚮遠而敘之也○又曰此經所陳七種之兵惟戈經傳多言之考工記有其形制其餘皆無文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知王肅惟云皆兵器之名也○呂氏曰古者執干戈以衛王宫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春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復古者當深繹也

○總說狄設黼扆至此○唐孔氏曰所陳坐位及器物皆以西爲上由王殯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陳氏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一以敬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付託之重使嗣王肅敬以祗承

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于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傳受之正
如此以絶天下覬望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王及羣臣皆吉服用西階升不敢當主呂氏曰自此始稱王蓋將受冊命而踐位也唐孔氏曰凡諸行禮皆賤者先至此必卿士邦君即位旣定然後王始升階但以君臣之序先言王服因服之下即云升階從省文也禮績麻三十升以爲冕故稱麻冕王麻冕蓋袞冕也周禮司服享先王則袞冕鄭玄周禮註云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菽言王賜諸侯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張氏曰鄭云升八十縷麻冕三

十升則其經二千四百縷極細之布也呂氏曰由賓階升猶以子道自居而不敢自為王也夏氏曰論語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古者冕皆麻孔子時始易而用絲鄭氏曰隮升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漢孔氏曰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蟻裳名色玄唐孔氏曰卿士王臣故先於邦君禮無蟻裳今云蟻裳蟻者蚍蜉蟲也色黑蟻裳色玄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獨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卿士邦君無所執事故直言即位鄭玄云卿西面諸侯北面鄭惟據經卿士邦君言之其公亦北面孤東面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

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漢孔氏曰執事各異裳形纁也太宗上宗即宗伯也唐孔氏曰太保太史太宗皆執事之人太史乃太宗之屬而先於太宗者太史之職掌册書此禮主爲册命太史所掌事重故先言之彤赤也禮祭服纁裳纁是赤色之淺者○漢孔氏曰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唐孔氏曰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圭之大者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酒爵之名也玉人云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鄭玄註云名玉曰瑁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禮天子所以執瑁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圭頭邪鋭其瑁當下邪刻之其刻闊狹長短如圭頭諸侯來朝執圭以授天子天子以瑁

之刻處冒彼圭頭若大小相當則是本所賜若或不同則圭是僞作知諸侯信與不信故天子執瑁所以冒諸侯之圭以齊瑞信猶今之合符禮凶事設洗于西階西南吉事設洗于東階東南此太保上宗皆行吉事盥洗在東故用阼階升。漢孔氏曰太史持册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唐孔氏曰訓御為進鄭𤣥云御猶嚮也王于此時立賔階上少東太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册書以命王嗣位之事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漢孔氏曰册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蔡氏曰言汝者父前子名之義陳氏曰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吕氏曰不

曰嗣位而曰嗣訓訓所以守位循其本也○漢孔氏曰用是道臨君周國率循大法陳氏曰臨之君之猶君臨也鄭氏曰率循行也○漢孔氏曰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王意陳氏曰燮亦和也燮和天下和之至也以此對答發文武光明之訓所謂嗣訓也○蘇氏曰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册矣此太史口陳者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漢孔氏曰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陳氏曰太史讀册畢王再拜受册起而答也眇眇小貌末畢下也其能猶未必能也恐不能下治四方以上承天威此非姑為

謙辭謹之至也蔡氏曰顧命有迓天威嗣守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漢孔氏曰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陳氏曰已受冊則為王矣于是受同瑁于太宗同以奉祭承大統瑁以臨朝握大權言受同瑁而不言受介圭豈互見歟抑居喪未欲全受傳器而少示其變與當俟知者○漢孔氏曰禮成于三故酌者實三爵於王王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吉已受羣臣所傳顧命唐孔氏曰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宿謂三進爵從立處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酹酒于神坐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三奠爵于地也經典無咤字咤為奠爵傳記無聞王肅亦以咤為奠爵鄭玄云徐行前為肅却行為咤王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與孔異蘇氏曰至齒而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飲也葉氏曰禮有祭

酒哜酒咤宜若哜酒然○漢孔氏曰祭必受福讃王曰饗福酒林氏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主也呂氏曰上宗白饗者傳神命而以饗告之

按咤字或謂奠爵或謂嚌哜饗字或謂神饗或謂饗福詳咤字從口疑當從嚌哜饗福之義然呂氏不取又合正理其說具見下文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漢孔氏曰受王所饗同下堂反於篚○漢孔氏曰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酢唐孔氏曰祭禮以變爲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於

同中乃秉璋以酢祭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祭統云君執圭瓚太宗執璋瓚謂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亞獻之類故亦執璋○瓚漢孔氏曰宗人小宗伯佐太宗者太宗供王宗人供太保拜曰已傳顧命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尊所受命唐孔氏曰王既祭則奠同于地太保不敢奠于地故以同授宗人蔡氏曰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荅拜者代尸拜也唐孔氏曰太保既酢祭而拜則王之奠爵每奠必拜于王祭不言拜者祭酒必拜乃是常禮於王不言拜於太保言拜者足以見王拜也○漢孔氏曰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嚌至齒則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嚌互相備應氏曰王之祭初獻也太保之盥亞獻也又受同終獻也唐孔氏曰太保于宗人受前所授之同而進以祭神既祭遂受福酒嚌以至齒禮之通例啐入口是嚌至于齒示飲而實不飲

也呂氏曰嚌者至齒方在喪疚故歆神之惠而不甘其味也王爲喪主則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漢孔氏曰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拜白成王以事畢王荅拜敬所白唐孔氏曰太保居其所於受福酒之處足不移爲將拜故授宗人同也

太保降收

漢孔氏曰太保下堂則王亦可知有司于此盡收撤張氏曰有司收撤同爵器用也若乃綴衣及陳寶未葬以前不敢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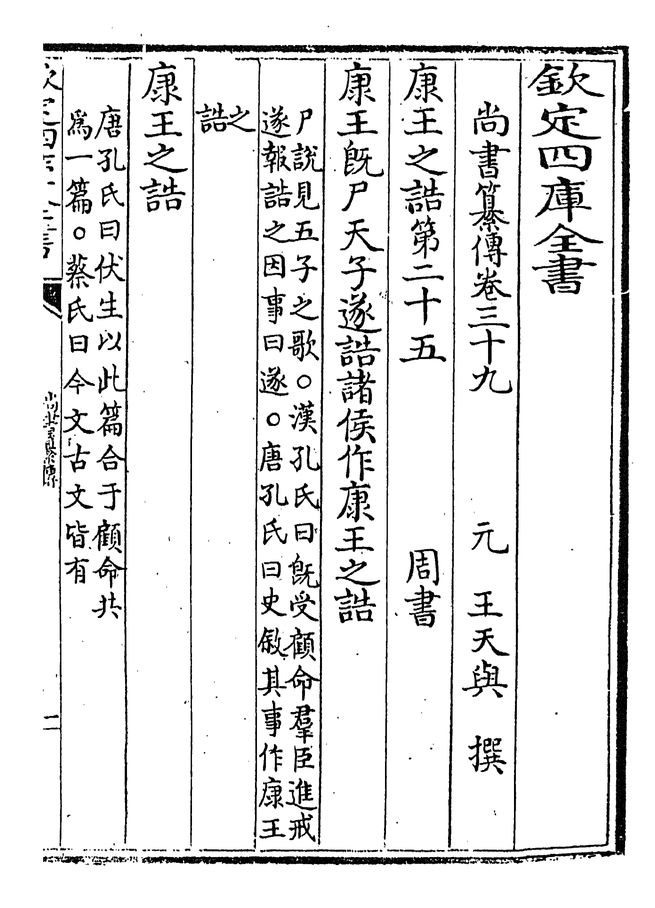
諸侯出廟門俟

漢孔氏曰言諸侯則卿士以下亦可知殯之所處故曰廟皆待王後命唐孔氏曰廟門謂路寢門出門待

王後命即作後篇後篇云三公率諸侯入應門則諸侯出應門之外非出廟門而已以其在廟行事事畢出于廟門不言出廟門即止也呂氏曰侯者侯見康王於門外也葢入廟門則子道也出廟門則君道也新天子之尊屈于門內而伸于門外也父子君臣之義著矣

○總說一篇意○唐孔氏曰發首至百尹御事敘王以病召臣爲發言之端自王曰至非幾是顧命之辭茲既受命至立于側階言命後王崩欲宣王命布陳儀衞之事自王麻冕以下敘康王受命之事○眞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以爲來世法也

尚書纂傳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三十九

元 王天與 撰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尸說見五子之歌○漢孔氏曰既受顧命羣臣進戒遂報誥之因事曰遂○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

唐孔氏曰伏生以此篇合于顧命共為一篇○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賔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唐孔氏曰此敘諸侯見新王之事。漢孔氏曰出畢門立應門内之中庭南面唐孔氏曰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也畢門即路寢之門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内夏氏曰成王殯宫在畢門内以殯在焉故曰廟門諸侯出以侯朝故康王出在應門之内即畢門之外周禮内朝也王有三朝外朝在雉門之内朝士所掌内朝在應門之内司士所掌燕朝在路寢太僕所掌時殯在路寢故王以内朝見諸侯。漢孔氏曰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唐孔氏曰太保召公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立於門内之西廂也太師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立應門右立于門内之東廂也北面以東爲右以西爲左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爲東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太師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方任重亦當先言東方○漢孔氏曰諸侯皆陳四黄馬朱鬛以爲庭實唐孔氏曰四馬曰乘言乘黄是馬色黄矣黄下言朱朱非馬色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鬛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即文馬

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總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文命不陳之也覲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黄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畧之○漢孔氏曰賔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夏氏曰諸侯朝王皆有幣如以馬爲幣則以圭兼之皮爲幣則以璋兼之周禮謂之合幣書謂之兼幣上文既言布乘黄朱是以馬爲幣也故賔奉圭以兼之唐孔氏曰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地所有故曰敢執壤奠呂氏曰壤奠猶言川奠壤物之奠謂土産也陳氏曰奠薦也陳也○漢孔氏曰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唐孔氏曰義嗣德

三字史言王荅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人明德今為天子無所嫌故荅拜受幣自許與諸侯為王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葢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荅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髙祖寡命

夏氏曰此敘諸侯百官進戒之辭○漢孔氏曰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林氏曰前者率諸侯朝王而召畢為二伯故召畢率之以入此率羣臣戒王而冢宰司徒最尊故太保與芮伯咸進唐孔氏曰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夏氏曰臣無交揖之禮當為擯相之相篇末言相揖趨出則既進之後相者揖之乃拜既聽命之後相者揖之乃出○漢孔氏曰大天致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蔡氏曰言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尤尊稱之以重其聽也○漢孔氏曰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呂氏曰羑里之囚厄莫甚焉于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文王得于憂患武王又得于文王故謂之誕受羑若

按羑若呂說得之明袁謂文王柔順以蒙大難韓昌黎琴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程子以為最

得文王心事此句若從羑里而以逆境順受為言亦似愜當曰文武者大槩總言之○漢孔氏曰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王氏曰古以升遐為陟時成王未謚故稱新陟王蔡氏曰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能定其功也○漢孔氏曰敬天道務崇先人之業陳氏曰今王指康王敬者德之大本召公昔屢以敬德告成王今復首以告康王可謂要言矣○漢孔氏曰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命呂氏曰守成之主常溺于宴安而無立志故告以奮振自強大戒戎備無弛惰而墮壞我高德之祖宗艱難寡得之基命不知畏天不知憂民不習世故不自振起乃繼世者所同病故召公必精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

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夏氏曰此敘王報誥之辭○漢孔氏曰不言羣臣以外見內唐孔氏曰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侯甸衞亦略舉之○漢孔氏曰報其戒唐孔氏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蔡氏曰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漢孔氏曰言先君文武道

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陳氏曰至則大而無外平則均而無偏富者恵養之謂咎刑罰也呂氏曰康王諭文武非深達君德者不足以與此至平富者覆載溥博均平富養至仁無外之體也不務咎若不待言而必言之者形容文武發生之心粹然專以愛育長養為事猶舜于不嗜殺人之論也○漢孔氏曰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于天下蔡氏曰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内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掩也陳氏曰羣臣以賞罰六師告康王明君道之大用也康王以文武至仁誥諸侯明君道之大本也互相發明○漢孔氏曰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漢孔氏曰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于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鄭氏曰端正也呂氏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謂之端命文武君臣盡正理而

受正命于上帝端直相當無少回曲也○漢孔氏曰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蔡氏曰言文武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在我後之人也○漢孔氏曰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而法循之唐孔氏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曰叔舅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舉同姓大國言之也蔡氏曰尚胥暨顧庶幾相及顧視我也林氏曰先公諸侯之祖父也諸侯祖父故嘗臣服于先王今汝諸侯盡忠王室則爾先公在天之靈可安矣○漢孔氏曰言雖汝身在外土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呂氏曰此君臣相飭之至意初非欲其向已以自利然蕃屏捍衛之心亦在其中特不可以私視之耳○漢孔氏曰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

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自謂也

按此王報誥荅誕受羑若克恤西土之辭也用奉恤即奉文武克恤西土之恤用奉厥若即奉文武誕受羑若之若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

夏氏曰以下史辭○漢孔氏曰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唐孔氏曰羣公總謂朝臣與諸侯鄭玄云羣公主爲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夏氏曰既進則必待揖而後拜將退則必待揖而後出見人臣之進退惟君命是聽

王釋冕反喪服

漢孔氏曰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唐孔氏曰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孔子有言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春秋傳云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産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服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

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于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或問蘇氏以此為失禮不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也如伊訓惟元祀十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尚書纂傳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四十

元 王天與 撰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唐孔氏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皆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為冊書孫氏曰凡命羣臣皆有冊獨言於此詳略異也。漢孔氏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林氏曰分民之居里於成周之東郊呂氏曰周公始遷商民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簡修進良始表其善者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勸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世變風移為善者衆其不善者亦不能無怙惡之失苟

兼蓄之則餘孽不除將復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其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惡者無以自容勢不能不入於善矣○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畢命

畢命

漢孔氏曰言畢公見命之書○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張氏曰此史叙命畢公之端○漢孔氏曰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朏說見召誥唐孔氏曰此日未有事而記之者為下言壬申張本猶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漢孔氏曰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

宗周至于豐豐說見武成陳氏曰古者封諸侯命德賞功必於祖廟示不敢專重其事也○漢孔氏曰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陳氏曰保釐保護而分理之也呂氏曰保釐所謂旌别淑慝之類蓋有恩意行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觀此二字一篇之治體可見東郊說見君陳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

續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陳氏曰此章歷敘文武周公而歸重畢公功德。漢孔氏曰嘆告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王若曰說見盤庚王氏曰畢公同姓故稱父為太師故稱師稱父師而不名尊之也。漢孔氏曰言文武布大德于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之王命。漢孔氏曰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張氏曰先王謂文武成王。漢孔氏曰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毖殷説見洛誥。漢孔氏曰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張氏曰既歷三紀難化者或老或死易化者方少方生頑民父子亦已一變父子相代善惡不同其風亦移殷民變則四方安四方安則人主安矣吕氏曰文武敷大德而受命言得之難周公輔相而綏定言安之難

殷頑民尤難安周公尤謹之遷其洛邑用使化其教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言教化浹洽之難○漢孔氏曰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陳氏曰道無乎而不在世治則為道之升世亂則為道之降猶易言道長道消禮記言道隆道污王氏曰道有升降故俗有厚薄俗有厚薄故政隨而革今商俗已異於前不善其善者則民無所勸而為善○漢孔氏曰言公勉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勤小事則大者可知晉語説文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在文王時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也張氏曰帝王世紀云商容見畢公至曰視其為人儼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是畢公為人必端重嚴肅其正色率下可知○漢孔氏曰公

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拱仰公成理○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非所謂造次顛沛于是者也惟勉于德者貫穉耄而不息故勤于物者一小大而無閒畢公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重衆望之孚養之非一日之積嘉績在先王之世多矣今予惟仰其成歸重畢公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

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張氏曰此章方告以保釐東郊之事○漢孔氏曰令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漢孔氏曰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

善聲徐氏曰昭而揭之曰旌標而植之曰表唐孔氏曰表其居里若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也陳氏曰宅者所居之家里者所宅之里二十五家爲里王氏曰癉病也先王之政不獨慶賞刑威而已所以沮勸之術尤在于榮辱彰善癉惡使民知是非榮辱之所在也呂氏曰榮辱不止于一時而流芳遺臭將百年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惟風聲所傳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此先王所以維持後世也○漢孔氏曰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善之福所以沮勸張氏曰禮記云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殊厥井疆也○漢孔氏曰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畿安則四海安矣鄭氏曰畫分圻界也應氏曰古者每郊有門而郊關之限啓閉尤謹夏氏曰此恐有不令如淮夷徐奄者潛相交通誘民以亂故使之申畫慎固則

姦民無自而入而商民可永為良民商民不擾則四海永安矣○漢孔氏曰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于先王君子所不好蔡氏曰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理所會之謂要○漢孔氏曰紂以靡靡利口為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風未絶公其念絶之唐孔氏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意蘇氏曰予以書考之知商俗如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漢孔氏曰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邈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陳氏曰德雖性之固有然敬則存肆則泯以放蕩而陵蔑其德蓋人欲勝則天理消也鄭氏曰悖反也

漢孔氏曰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陳氏曰敝壊麗華也呂氏曰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古人論世族之病必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漢孔氏曰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于其人言借工陳氏曰席藉也席寵惟舊蓋世祿之家也呂氏曰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則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美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漢孔氏曰言殷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艱鄭氏曰侈侈大閑防閑也

真氏曰放心二字始見於此

按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朱子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故附其說于此

○漢孔氏曰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籍於何其能順乎蔡氏曰資資財訓教訓也陳氏曰資富而能教則不至於奢靡淫佚可以持身保家可以長守祿位可以養全壽命然所謂訓者豈外人心而他求哉德則內之所得深而不移於物義則外之裁制明而不役於利德義乃訓之大也苟不由古人德義之訓何以為訓乎古訓即德義也○三山陳氏曰君陳之書猶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説此篇雖歷數商民之惡惟務區別以生其愧赦訓以導其善而無一言及于刑足見世變風移刑措不用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張氏曰此申結一篇之意○漢孔氏曰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修立呂氏曰當時四方無虞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此保治兢業之心也○漢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蔡氏曰言

成者豫期之也○漢孔氏曰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浸潤生民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成於一人謂之恊心如此鄭氏曰潤如水之浸潤○漢孔氏曰言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朱子曰衽衣衿也左衽夷狄之俗○蘇氏曰康王以邦之安危在殷多士又以保釐之任為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睥睨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此賈誼言秦俗婦乳其兒與翁並倨母取箕帚立而誶語以此痛哭流涕太息以為漢之所憂無大於此者正此意也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漢孔氏曰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呂氏曰畢公元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

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之事業孰敢以名譽誘公哉○漢孔氏曰言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漢孔氏曰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漢孔氏曰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先王說見上文蘇氏曰前政周公君陳也○呂氏曰畢命前頌而後規蓋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

尚書纂傳卷四十